

编者寄语

不能出门旅行的日子，有的时候“身未动，心已远”，很多人感叹，终于明白自由自在地在外面“浪”是多么奢侈的事。

现阶段不要出游。大自然以另一种方式提醒我们，该是静下来生活、慢下来思考的时候了。

现在我们说说，人们为什么喜欢旅行。

很多人不是真的喜欢旅行，只是“空想旅行家”，仅仅是出于对远方不确定性的迷恋，想脱离呆板的日常生活。如果只是简单地想逃离现实，很容易因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而心生悔意与退意。

有些人，通过旅行重新唤起对生命的热爱，可以苦中作乐，探索更多元的生活，从而达到身心愉悦。

有的人说，我就是为了放松啊。这当然无可厚非，无须判别孰优孰劣，甚至可以说，希望在繁忙之余享受休闲是人的本能。旅行中最忌讳的是“装模作样”，与其泡在看不懂或者不喜欢的深奥的艺术馆里活受罪，不如洒脱地坐在陌生的街巷喝一杯饮料，近距离观察当地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比起仅关注身体的感受、被动的接受，有明确思路的旅行更能提升人的心理能量，旅行的附加值会更高。

好奇心与目标感，就像是串起珍珠的链子，把一个个单纯的景点、随机的片段、偶然的邂逅，变为散发智慧光芒的灵性体验。

只是为了逃避生活、逃避自我，无论走到哪儿也不会获得满意的答案。以探索之心赴未知旅程，通过内省与关照，才能达成富有哲学思辨的“穿越之旅”。

如果说求知有几层境界，旅行也有。第一层随团赶路，走马观花；第二层有自己的体验与需求；第三层，与当地的环境、风土人情融为一体，与所在的能量场交互反馈，通过不可替代的切身体验，产生难忘的记忆，美好的想象与较为深刻的思想，使自己在回归日常生活之后，也能持续留存甚至发酵那份能量，从而实现认知升级。

人生难道不是一场更为宏大的旅行？
比起目的地，心境更重要。

这段日子，不妨用平和、谦虚的目光，带着好奇心去观察、探索身边的一切，会收获远方没有的风景与智慧。

N 岁月

河流拐进故乡

□ 沈少锋

那条河
左一道弯，右一道弯
绕啊绕的，绕进宁夏
河流的心思更细腻了
慈祥与柔情赠予故乡的
每一寸土地

也许，宁夏是她所有孩子中
个头最小的一个
又总是被雨神遗忘
因此，她把更多的爱给予了我的故乡

从古至今
那么多异乡人羡慕地说
看啊，
天下黄河富宁夏

春逢喜事

□ 大山

一场雨，挤走沙尘暴
从穆家营兴冲冲赶来
途经夏家大路、路过杨家河、走进西吉滩
最后，在葫芦河岸的一个小村庄落脚
他要在金家大院
举办一场喜事

院子被浇得湿漉漉的
屋檐下挂起串串珍珠
门前梨树激动地泪流满面
故乡的山川，被一场雨润透

顾不了些许凉意
小心翼翼掬起纷落的雨滴
一捧接一捧
攒于心中

纷纷而来的及时雨
宛如刚娶进门的媳妇
从此，满院春潮
日子越来越滋润

N 岁月

隆德笔记(三章)

□ 马晓忠 朱磊

的姿态……具备色彩艳丽的外形与样子。是活的纹路、活的线条、活的神态，是一双手无数次的剔除与添加，是一支笔不停地勾画与描摹，每个指纹、每一笔都在呈现着一杯泥的前世今生。

砖瓦上的镌刻

原本只是六盘山下一个村落，这里青砖堆叠，有排兵布阵的气势，让人很容易想起古代掠城夺池的厮杀场面。很显然，这里只是一座砖的城堡。它的热闹在于那些青砖所催生的事物——花鸟、鱼虫、祥瑞……它们出自一双粗糙的大手，而这双手搬过青砖瓦当。镌刻刀的一瞬间，那双手变得灵动，正聚精会神地在砖瓦上完成刺绣。

一块青砖的内核里装着一个“魏”字，一把刻刀是魏姓老人讨生活的全部家当，一块砖扛在肩上，从大户人家的房脊门楣上抽掉一块又添上一块，刻一条青龙，刻两头神兽，护佑别人的家园。

魏姓的三位老人，毕生都在端详一块青砖。用一把刻刀走南闯北，养家糊口。一把刻刀在三

代人手中相传，一块青砖划过无数道刀痕，儿子划过的力道和线条能找到父亲当年的影子。那些从刀尖获得重生的个体，出自一位老人的孜孜镌刻，又各自找到了归属，或站立、或静卧或飞翔于时光的长廊中……

一位姓王的外姓人不再局限在一块青砖上雕刻。等待一块青砖站立的时间太久了。能不能让一块雕花的青砖泥瓦找到它相同的样子，找到一座砖瓦的城池，士兵一样站立，而站在城楼上的农民工扮演着将军的角色，经过碾压、断隔、焚烧，已然具备了出征的阵势与火候。一只从汉代穿越而来的土罐，被装扮成现代的样子，拥有逼真的纹路与线条，像一坛被遗忘在岁月深处的老酒。

在一幅画里畅游

知道红崖，先从一条老巷开始。如同进入老巷子，先要经过一条碎石瓦砾铺就的街巷一样，那些散开的水雾，必先切开一座高大的门楼，旋转式的阶梯逐渐清晰，有了青砖泥瓦镶嵌的构造与轮廓。从东向西，庄户的院门敞开，不时飘出

一杯泥的前世今生

一位姓杨的老人，用其一生在拍打着一杯泥。他一粒一粒地选土，一点点地滴水，从粗布衫上滚落的尘土与额头褶皱里跌落的汗滴，让一杯土变得柔软。老人又一次还原它们本来的面目，那般熟悉、亲切，揉捏成自己心中设想的模样。

一杯土从光明的清晨运来，掺杂着杂草、树根、石砾，开始挑拣，一双粗糙的手开始呼吸，以竹为骨，以麻为经，以泥为肉，终于有了生命的站立。在此之前，它什么都不是。

姓杨的老人面容慈祥，神情专注。他和一位小泥人对视着，像打量自己可爱的孙子。他给了小泥人一双大大的眼睛。每一次对视的时候，老人的眼睛里都住着一个大眼睛的孩子。老人与动物对视、与花草对视……与世间万物对视。对视的时候，世界万物就浓缩在一抔泥里。

杨姓后人没有扔掉手中的泥。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揉搓、捶打，让一杯泥更具可塑性。他们试图让一杯泥拥有站立、奔跑、飞跃



小桥流水人家

吴冠中

N 情感屋

我是表哥的“小跟班”

□ 杨坚

表哥大我两三年，从记事起，我就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，要他带着我去山上摘覆盆子，去小溪里捉鱼虾，去山上寻宝……他懂的知识很多：一朵花的风雨故事，一块石头的前世今生，等等。表哥是我心中的偶像，我成了他名副其实的“小跟班”。

我上初一时，表哥上初三。我们住校，一个月回家一次，身处陌生的环境，我有背井离乡之感。表哥让我和他同吃一个盒饭，同吃一罐咸菜。我年纪小，他总是及时提醒我增减衣裳。课余时间，他经常带着我，拿着书，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到树林里边散步边读英语。学校包场看电影，我也跟在他们身后。大家都笑我是他的“小跟班”。

表哥高高的个子，长得帅气。他喜欢看书，知识渊博，常和同学讨论当时流行的作家舒婷、张贤亮、路遥等人的作品。那时改革开放不久，王安忆、刘心武、史铁生等人的作品如春风般拂面而来，我也听得入了迷，他把很多书送给了我，这些书到现在还珍藏着，我想，我的“文学梦”应该是那时受他的影响开始萌芽的吧。

表哥高中毕业后参加过几次高考，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而名落孙山。后来，另一座城市的一家化工公司来招工，表哥大哭一场，彻底断

了大学梦，到那家公司上班了。当时那里一片荒芜，工作环境和条件很差，表哥和工友们干得很辛苦。有一次我去看他，盛夏烈日炎炎，平素极爱干净的表哥穿着肮脏的工作服，戴着眼镜，汗流浃背，顶着毒辣辣的阳光，吃力地推着一个装满化工原料的油桶……

我和弟弟上了大学之后，表哥还不时地给我们汇钱，有一次父亲见到了表哥，不好意思地对他说，你辛苦打工赚来的钱，以后不要再给他们寄了。表哥淡然一笑说，我这辈子是没有上大学的命了，我向往大学校园的生活，有时做梦都是坐在大学教室里听教授讲课，醒来后就想哭。现在两个表弟上了大学了，他们终于替我实现了这个梦想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这点钱，帮不了他们什么大忙，希望他们在学校里过得好一些。

听到父亲的转述后，想起烈日下辛苦工作的表哥，我鼻子酸酸的。

表哥单位的生意不稳定，有一年，公司业务

处于停滞状态，大部分员工作鸟兽散，表哥留了下来。他说，当年在他前途一片灰暗的时刻，多亏工厂老总把他招过来，现在单位有困难，不能一走了之，企业碰到困难需要共渡难关，他要坚守到最后一天。在生意场上见惯了尔虞我诈的老总，看到还在坚守的表哥，非常感动。

这些年，厂里产品适销对路，生意非常红火，规模不断扩大，其他同行业务日益萎缩，他们厂却蒸蒸日上。现在，表哥已经成为小股东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没疫情的时候，他经常带着老妈及老婆孩子去国内外旅游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会把当地特产及亲友们需要的药材买很多带回来，给亲戚们送来。

时间飞逝，转眼我们步入中年。前几天，他看到我写的一篇文章打电话说，想把此文转发到当年的班级同学群，他说，班上很多同学都记得我。我说，好的，转发时请注明一下：作者是当年总是跟在他身后的那个“小跟班”。

N 小宝茶话

作家的笔与人格

□ 赵炳庭

文学艺术是精神活动的领域之一，它体现作家的思想、感情、精神、意志以及审美要求，影响人的意识，陶冶人的性情。因此，作家的人格修养，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功能的发挥。

古人说：“诗品出于人品。”(刘熙载《艺概》)鲁迅说：“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巧，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。他的制作，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，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。”《随想录四十三》今天，我们在谈到作家的人与文时，常说：“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。”其实我感到文与人并不能完全重叠。为文与做人关系密切，做人做得不好，为文要想很好，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高尚的人格(即思想作风、道德情操、理想追求、创作态度的总和)对作家来说，更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精神特质。

作家高尚的人格，首先表现在对真理的追求与坚持上。作家最可宝贵的性格，在于真诚地、严峻地看待人生，对体现人民愿望和要求的社会真理求之若渴；对凌辱真理，践踏人民利益的黑暗势力深恶痛绝。纵观历史，被恩格斯称为“中世纪的最后一诗人，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”的但丁，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者，他一生同教皇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，在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活中，追求真理，断然拒绝佛罗伦萨统治者要他缴纳罚款，宣布忏悔，以取得赦免的

要求。我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，一生为实现“美政理想”而遭奸佞小人谮毁放逐，但初衷不改，在《离骚》诸作中怒斥群小欺君误国之罪，表现了高洁的人格。

作家的高尚人格，还表现在不慕虚名、不谋私利上。文学艺术的重要社会作用，主要是通过培养人的崇高精神，唤起人的尊严感，从而达到淳风俗、厚人伦、美教化的目的。因此，作家只有负起作家的责任和义务，呈现出作家应有的勇气和良知，吃进的是“草”，挤出的是“奶”，为人民大众倾吐心声，毫不足惜地摒弃那些将文学艺术视作沽名钓誉、牟取权益的“敲门砖”之类的庸俗思想与作风，才算是具有高尚的人格，才能无愧地担当起作家崇高的生活使命。

在我国古代文坛上有不少不慕名利，“固穷守志”“忧道不忧贫”者。文学大师曹雪芹虽然过着“蓬牖茅椽、绳床瓦灶”的穷苦生活，但这并没有妨碍他顽强地写作《石头记》。“晨风夕月，阶柳庭花”还滋润了他的笔墨。他的《石头记》于悼红轩中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，终止“泪尽而逝”。留下的只是琴剑在壁，“新妇飘零”，以芹圃之才，不去写那些投时所好，为统治者歌功颂德、树碑立传的文章，却偏要写这部“怨世骂时之书”，这与他不慕虚名权势的高尚人格是分不开的。由此联想到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，有的作家为迎合市场效

应，追求蝇头小利而不惜扭曲人格。于是就有了身傍大款、为人捉刀撰写自传的“食客”文人；有了公车接送、为人弄虚作假、歌功颂德的“师爷”式文人；有了弃文从商，跑江湖拉戏班，开办“文化股份公司”的“老板”式文人；有了东拉西扯、一身烦躁，动辄底气十足、玩新潮的“侃爷”式文人；也有了专事追“星”捧“腕”、热衷于炒卖花柳轶闻，移行艳史、撰稿地摊文学的“掮客”式文人……读者想在他们的作品中“读书”而“明理”，不啻是南辕北辙，不被教坏，已经是上上大吉了。巴尔扎克早有名言：“从铜钱眼里看问题的人是很难理解艺术家困难重重的劳动的。”一个对金钱享乐有着非分奢求的文人，无论如何不会拿出醒世诲人的作品，而那种低浅粗俗的作品则会造成社会人格的失落和误导。

作家高尚的人格，还表现在虚怀若谷，自觉地、不断地“解剖自己”。作家不可能是“完人”，其作品也不可能“完品”，对于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，须正确地对待与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人格修养需要自己的觉醒，更需要自己长期的潜修，一个作家的人格修养高了，写出的文章也就有高度了。

作者简介：

赵炳庭，宁夏西吉县人，宁夏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当代文学校园文学委员会常务理事。

酒香。

百年的月光让一条巷子从逼仄阴潮的胡同口走了出来，它披着百年的旧衣，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。他举着灯盏，在翻拣岁月陈列在巷道的辘轳与水井、马厩与石磨，还有那些随意散落的石块、铁铲、犁铧……在老巷子，这些旧的事物仿佛穿越光阴的渡口，抖落一身的尘埃与故事。

谁的目光穿过高塔，被一盏灯牵引，被一根蘸墨的笔牵引，落在廊檐、落在纸上，落在一枚刚刚绽开的梅花上。握笔的手曾经举起锄头，在巷子的南侧，那个戴草帽的中年人整天握着一支笔，他将庄稼种在纸上，一页扇面、一块方斗都是庄稼给予他最大的馈赠。他与文化大院只有一墙之隔，他是每天进出文化大院的人。

在刚刚完成的一幅画里，我准确找到了文化大院的位置。它与“书声花影”的廊台亭阁相望，与停云美术馆毗邻，沿拱形门巷道拾级而下，就能找到一潭水和水里倒垂的柳枝……但我只看到了画的一部分，一部分隐在一团光里，像湖水泛起的涟漪，虚幻得像一个梦。

N 足迹

红羊乡，曾是海原南部的古丝绸之路，也是古代兵家对峙的前沿阵地，境内散落着几座古城。

其中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城，坐落在红羊乡与树台乡交界处一个突出的山包上，虽已破败不堪，但轮廓依然清晰。说是古城，其实只是一座较为坚固、且具备城防能力的屏障。从古城外观看，余墙仍有丈余，呈不规则长方形，周长约三百米。

西墙两角有两个出口，有夯筑的坡度，好像是两个便门，可能平时供人进出，有没有严密的设防措施，现已无法观察。南北两墙与西墙的拐角处，各有一个塌落的马面。古城的东墙比其他三面墙壁要高且厚实，中间有比较完好的土墩，土墩下面是大门和半圆形的瓮城。整个古城依山形而筑，里高外低，里面非常平展。泥土中，散落着各种瓦块、陶片、砖块和琉璃瓦，从规模和散落的砖瓦碎片看，古城应该是当时的官衙或者兵营，也有人说是有钱人的宅子，但我倾向于前者。因为山顶有一座与古城相对应的建筑，叫印子，和土城修在同一条中轴线上，这是其他几座古城所不具备的。为了弄清土城和印子的关系，我顺着斜坡爬到山顶，走上印子尚存的半截土墙观看，山腰的古城、山下的村庄及道路均一览无余。我忽然想到了哨所，这是否是古城的一处哨所(瞭望塔)。山顶视野开阔，发现敌情，哨所会第一时间用旗语、狼烟或者呼喊，向古城发出信号。

印子土墙依山势而筑，高约丈余，底宽三米左右，长约五十米。土墙的两头顺着斜坡，掘有二三十米的壕沟，底面是难以攀爬的绝壁，但现在看起来已不再险要，纵观印子的整个轮廓，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，坡度有七八十度，正中已塌陷。

我曾咨询过铁前沟村一位八十六岁的刘姓大爷，从他记事起，古城和印子就是这样的。印子土墙两头和前面原来都有洞口，前面洞子约有两人高、一人宽，两头洞口只能容一人弯腰行走，传说有胆大人进去过，里面阴气太重，又有塌陷的土块和裂缝，走几步就退回来了。现在洞口已被塌陷的黄土所淹埋，里面究竟有多大，布局如何，没法知道。

印子作为古城的哨所(我这样认为)，在那个时代起到了观察敌情、保护古城的作用，可以断定古城不是官衙就是兵营，或者合二为一。从城池的外观看，与西北几十公里处的西安州古城差不多。从古城下面古道边，挖出的一具具尸骨旁，都顺放着一柄锈迹斑斑的马刀。这里作为兵家前沿阵地，经常会发生战斗，将死亡士兵就地掩埋实施正常。

参观完古城和印子，我坐在高高的山头上，望着眼前的印子和山腰的土城、千山万壑的茫茫山岭，思绪渐渐穿越：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广袤的黄土高原，蓝天下白云朵朵，山坡上绿草如茵，动物们在荒坡上休闲漫步，村民穿着古装在田间劳作，古城衙门中人来人往，一派安逸祥和的景象。有一天，一队铁骑从古道上奔驰而来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终于尘埃落定，土城和印子从安宁走向萧条。

天色向晚，山风徐徐，萧条破败的古城和印子静卧在夕阳的余晖中，向后人诉说着一段历史。归途中我回首凝望，土城上空似有炊烟萦绕，侧耳倾听，古道上似有人喊马嘶的声音传来……